

清

詩

話

三

二

一

拜經樓詩話序

世之爲詩話者。一二才人。侈聲氣之廣。往往摭拾公卿貴游之名。以爲重。而羈其間者。降至市井富人。優伶賤卒。靡不攔入。其人不必要能詩。其詩不必皆可采。故其爲書也。蕪而雜。踳而鄙。去古人風雅之道。或遠矣。吳君槎客。則不然。槎客居海昌之新倉里。早棄舉業。荒江墟市。專事著述。瀏覽諸子百家之言。爲之考其得失。而訂其譌謬。所已刊行諸書。余極賞其校正精當。今復見所著拜經樓詩話。無俚辭。無贅言。有倫有要。足爲儒者揚挖之資。要非琴歌酒座。僅供才人之談噓。名士相標榜之比。王新城尙書漁洋詩話。朱竹垞檢討靜志居詩話而後。此其尤雅。歟。槎客自序。謂詩話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爲。余觀是書所引。淄澠黑白。較然不淆。且有可與史學相發明者。又惜其才與命妨。不克登著作之廬。而徒老于荒江墟市也。嘉慶二年六月朔日。無錫秦瀛序。

拜經樓詩話自序

著述之道。蓋難言矣。昔人論詩話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爲。何則。其間商榷源流。揚挖風雅。如披沙簡金。正須明眼者決擇之。予于有韻之語。初未能研其得失。諳其良楮。又烏足以操三寸不律。而雌黃而陽秋哉。顧已雖不能詩。乃心有獨嗜。遇朋箋酒座。聞人談藝。輒忘倦。輒或樹齒牙其間。暇且筆而識之。殊不自悟。其弗可已也。間復以史喻之。夫學通古今。識究天人之際者。固推南董遷固之才。亦有爲別史。爲稗史。爲燕史。爲穢史。下至卮言謏說。巷議街談。苟稍足以資記注而廣多聞。要未必爲三長之士所盡斥。然則是編也。姑存之以備詩話之稗乘。或庶幾焉。至書中先後緣隨得隨筆。故不類不次。亦畧仿宋元人詩話之例。超覽君子。或弗以叢雜爲嫌。而更匡其所不逮。尤厚幸云。嘉慶三年歲次戊午秋七月吳騫識。

拜經樓詩話卷一

海寧吳 騫槎客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戴山先生嘗著大學古文參疑及古記雜言諸書其意頗尊信豐氏石經古文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山陰高弟也晚著大學辨一書同時若桐鄉張考夫山陰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甸華諸君交遺書爭之而乾初殊不顧蓋自謂實有所承也乾初晚家泥橋流離坎壈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卽設山陰先生位爲詩文而祭告之其集中載告山陰先生文曰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葬書非古大學非經某也闕之不遑敢寧又曰上咨先聖下質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某之誣妄是極是懲如其未謬寧弗我矜蓋其篤守而不移如此大抵二公皆參用姚江之學

陳爰立先生

枚

乾初從子也少工詩與龍山祝眉老

洵文

冉里蔡養吾

遵等十餘人結省過之社日相唱和爰立行尤高少補諸生旋棄去窗

前植蟠柏一。晨夕吟哦其下。自號霜柏子。卒年四十餘。遺詩多散失。存者僅三數十篇。其論詩云。以溫厚蘊藉爲體。以風雅鼓盪爲用。思入深沈。調出俊爽。宏麗詩不落濃俗。幽靜詩不落枯淡。雄句宜渾。不宜粗。婉句宜細。不宜巧。一觀意思。二觀體裁。三觀句調。四觀神韻。四者皆得。方爲全詩。四者中更以意思神韻爲主。觀此可以覘其詩學之造詣矣。

朱茂才亦大名。淳別字曉亭。祖嘉徵。父爾邁。母葛氏。宜竝以詩鳴。故亦大少工吟咏。所著曉亭詩鈔。氣格清淳。時造晚唐佳境。所作不輕示人。故罕知者。予旣錄數篇入湖海詩存。頃復讀其楚游偶咏。隨筆於此。寒沙淼淼挂輕帆。釀酒離亭有阿咸。白雁聲中辭故國。黃花節裏換征衫。風迴江閣星初亂。樹倚秋城月半銜。此去湘湖清似鏡。且須放眼滌塵函。

酬別芸軀
素培兩姪

想汝幽棲迥出塵。竹亭花塢合長貧。僻知古道終嫌拙。老覺

人情始念真。棊落枰邊難了局。波迎井底又翻新。薄游不止憐分袂。耿

耿雄心按劍頻。

臨川未及走
別星垣卻寄

素影斜臨紫塞寒。天涯懶向九秋看。幾時回

首腸堪斷。夜笛初高曉角殘。

秋月

蕭瑟商聲入夜長。亂縈殘葉下金塘。無

端吹斷還家夢。散作征人滿鬢霜。秋風四野微吟聽未終。夜深斷續遠含

風。可堪切切淒淒意。多在月斜煙淡中。秋蛩摘句五言云。雨長深水腹。雲

斷鎖山腰。貴溪道中沙虛寒集雁。風急健呼鷹。市漢即事衝風橫斷影。帶水咽離

聲。咏驚雁七言云。夕陽水碓鳴孤渚。遠樹秋蟬咽斷風。桐廬道中別浦草長封斷

鏃。荒原風急嘯枯體。寄懷陳梅窗先生暮江風急雁初度。旅榜月明人未歸。旅夜懷二兄

殘旗捲霧迷寒草。故壘連雲鎖夕陽。再渡鄱陽湖夜暝重林鳥未返。寒生孤林

客先知。旅夜感懷殘月棲巖沈桂魄。嚴霜壓樹結冰花。苦寒偶述

馬寒中上舍。居插花山中。擁書萬卷。築道古樓。與婦查氏惜日唱和。其

中世望之若神仙中人。寒雁樓詩自序云。予年十六。曾入是樓。忽忽四

五年。便有生死之隔。聊賦短章。心正惻惻未已也。不堪往事話零星。寒

雁樓頭初定情。記得夜來風雨亂。幽花強力到三更。月暗高樓人定時。

挑燈學我細吟詩。偶然七字粗能律。便道從今弟勝師。香犀滿泛玉浮

梁。妾手擎來夜勸郎。郎自無端推酒立。泥人一笑卸殘妝。同年十五小

於我。竝立花前如我長。究竟性情孩子樣。笑啼作戲慣無常。草龍帳底

坐新涼。葵扇輕搖話正長。話到後緣難的的。低頭不語去思量。別來好夢已無因。死後書來重苦辛。自是少君難再得。縷金裙子最傷神。寒雁樓今不可考。又嘗游吳氏。經時始歸。查謔以詩云。楊花豈向一人開。此去吳家笑幾回。惆悵西山歸棹後。問他可有阿誰來。寒中和答曰。楊花原是路旁開。且愛柔條看一回。假使春風戀個煞。可知今夜未歸來。其風情如此。

漁洋詩。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查堯卿上舍謂分甘餘話稱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攷今儀徵並無其地。不知漁洋何所據。故其眞州雜咏云。古墓已迷仙掌路。昏鴉尙弔柳屯田。竊案獨醒雜志。耆卿死葬棗陽縣之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爲弔柳會。則眞州之有柳墓。或傳聞之譌也。

宋王仲甫字明之。岐公猶子也。翰墨著於一時。客吳時有所愛。至京師爲岐公強留。逾時不返。因作詩曰。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筍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

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龔明之中吳紀聞。謂此詩用古樂府藁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

海鹽胡宣子谷水談林。杜工部贈李八祕書別云。一戎纔汗馬。劉須溪以一戎爲不成語。余案高宗伐高麗。克之。制一戎大定樂。習用既久。想不爲破句耳。騫攷梁元帝答羣下勸進令云。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蓋六朝人已有此語。非唐人擬爲之矣。

文選。張茂先贈答何劭詩云。道長苦志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李善注。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詩意力小圖大。恐違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戒。而容齋三筆云。禮縑衣篇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引文選

此詩以爲詩。乃周任所作。此殆所謂不觀上下文之過與。

韓致光香奩詩。蜂偷崖蜜初嘗處。鸛啄含桃欲嚙時。竊謂上句蓋即古樂府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意。故下聯云。酒蕩襟懷微駢駢。春牽情緒更融怡。亦各承一句。駢駢馬搖頭貌而初嘗欲嚙。駢駢融怡。安雙聲疊韻於四

句中。彌見晚唐人詩律之工細。

毘陵唐孔明孝廉

字昭

號半園外史。家富藏書。工吟咏。有擬故宮詞四

十首。雖不及仲初花藥。間有可補蘆城所未備者。三宮列坐御筵旁。戲謔諛諧。總不妨。獨有儀文難假借。謝恩一次。一持觴。香湯百種。蚤澄清。任取金盆次第傾。何得內家剛浴起。一盃古刺水先呈。聞道君王宴月樓。諸宮絡繹進珍羞。偶然醉裏龍袍污。薄浣宜頒獅子油。龍樓夜炙百餘盤。錦被依牀丈六寬。女侍一時齊出閣。至尊已進保和丸。朝罷回鑾燕豫時。愛抽古史徹宵披。丹鉛每到芳規處。傳勅中宮召主兒。

唐茂業興元沈氏莊云。江繞武侯籌筆地。雨昏張載勒銘山。又蒲津河亭云。烟橫博望乘楂水。日上文王避雨陵。世爲名句。同時鄭都官蜀中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然氣象殊不逮爾。桃溪在宜興縣西南六十里。又名張溪。南唐門下侍郎張居詠居此。子孫因家焉。宋建炎中。岳侯曾館於張大年家。有題屏書。詳雲麓漫鈔。又有贈張完詩一絕云。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

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張後人并完和詩刻石於其家祠中。詞海遺珠又載武穆逸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今世刻武穆集皆未見。知其不傳者多矣。

東家雜記載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茲非臧文仲誓將之壇乎。睹物思人。命琴而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又衝波傳云。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圍。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曰。用蜜塗蛛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矣。按前歌諸家琴譜皆不錄。竟似一首七言絕句。後四句并開聯句之濫觴。而荒謬無理。尤足噴飯。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徧體蒼翠。耳毛植豎。面足赤若塗朱。

宋荔裳觀察在北平時。署中嘗蓄之。荔裳爲之賦詩。錢塘李考叔和作云。珍禽元不產龍城。隴右攜來司五更。種並岐陽丹鳳出。名同天廐血駒生。耳毛削竹青驄立。距汗天桃赤兔行。我亦不甘終伏櫪。披星擁劍待伊鳴。披星一作幾回考叔名穎。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穎常在其幕中。錢塘莫如京字雲卿。文雅好事。毛稚黃謂與明華亭莫是龍可相伯仲。家於東園。有高雲閣。疏泉列石。頗極清曠。毘陵惲壽平與相友善。至杭必寓閣上。間多題咏。如露蔓平窺石。煙蘿半浸池。薜荔愁中鬼。桃花劫外身。舊雨青氍在。新愁白髮知。無山多怨鶴。得樹亦棲鸞等句。皆可想見當日風槩。餘詳東城雜記。

杜常華清宮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多入長楊作雨聲。曉風字重。下句西風字。或改作曉乘。亦未佳。楊升菴云。見宋敏求長安志。乃是星字。敏求又云。長楊非宮名。朝元閣去長楊五百里。此乃風入長楊樹。葉作雨聲也。溫陵黃俞邵云。考前說。今本長安志乃無之。後說則李好文志圖中語。而升菴以爲敏求似誤。右見俞

邨長安志跋元吳師道詩話亦有此論蓋升菴所祖也

虹橋板出武夷山中傳爲仙物在高峯之巔人跡不能到嘗因風飄墮谿澗間爲樵牧所得稍不謹則凌空飛去張芑堂燕昌嘗見一片於杭吳達夫家爲之題識越十年餘竟爲芑堂所得板長尺餘廣二寸厚三分色如楠木其質堅細而有文一角微白賞玩家多著於吟咏梁山舟太史詩云虹橋之板才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寶藏東海題題處天然一角白書不可信事可傳非桷非柏無人識卽今散落市塵中君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恟怳將母同須防一夜風雨疾飛去天邊化斷虹此詩可追響竹垞予嘗見沈椒園廉訪舊藏唐劉蛻硯以虹橋板爲匣硯石紫色長不及三寸廣寸餘厚四分旁有蛻字篆書按唐詩人尙有陳蛻肅代間人見唐詩紀事此不知何以定爲劉蛻也硯今歸陳仲魚孝廉

穆陵關壁間有人題詩云獨上亭臺耳目新情懷何異葛天民江山寄跡原非我天地爲廬亦借人收盡尊前千里目流空衣上十年塵有詩

不寫酬佳景。卻恐風塵笑客貧。詩極蕭爽。或傳呂純陽所作。義興盧九台先生過其下。讀而善之。嘗和其韻。

陸東陸。初名董志。字倩迂。江陰人。嘗爲非錢詩百五十種。蓋實非錢而以錢名者。又取錢之確見經傳而無疑者。各系之以五言律。凡若干首。分類爲小序。予疑今世所傳松塔藕心梳錢及臨安府鏤牌等。皆可入非錢類。惜乎陸詩不得見。

查東山先生遇吳順恪事。世皆豔稱。予觀東山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有似出于傳聞之過者。豈當日以其既貴而故爲之諱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爲語南鄙夙昔艱難諸狀。方在席。無所指顧。而境內不軌。猝縛至階下。告余曰。吾徵發而彼遁矣。吾密行內間。不失一矢。未幾而不軌之所恃豪爲戢。他不靖幾圍奉飛符報命。葛如曰。是又內間之轉行也。吾左右尙不聞之。葛如能詩。自比武侯。故以六奇爲名。大率用兵以計勝。顧名知之矣。時令其長君啟晉。晉弟啓豐偕侍余座。晉字長源。啓豐字文源。長源已登丁酉賢書。生

而韶秀玉立工詩。所至輒流連。興懷古昔。疾行五指。篇什繁富。不勝舉也。余嘗叙其爲文有關戢安之大者。嗣余詩可之選。凡仕宦游歷所賦。無不及之專帙。東粵遂入葛如湏陽峽一詩。別久之。投余遠問。則葛如病而長君晉已脩文去矣。葛如隨物故。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文源乃邀卹。蒙殊格得襲古句。稱三十登壇。而文源齒弱未及。初晤余時。去總角無幾。便以能屬文。廩膠庠。不意其投筆指顧風雲。用儒柔奠南服也。

宋南渡時。宣尼嫡孫隨國南遷。占籍浙之衢州。至元孔洙以曲阜守墓。奏讓公爵。世祖允其讓而嘉之。以洙爲祭酒。厥後遂爲布衣。明正德間。海寧董涖特言於衢守沈燾。奏保孔子五十七世孫彥繩襲五經博士。衢之有博士。蓋自此始。方彥繩北上時。涖爲祖道于衢之萬松書院。董蘿石先生有長歌紀其事。

海鹽錢東圩。其先本何姓。明初隸戍籍。以稚子鞠於錢氏。因蒙其姓。至東圩始訪獲何氏遺壟而祀之。從吾道人嘗爲賦河源復古詩云。遺志

傳來事可知。不同鴻漸易中推。提携道遠嬰難保。寄養恩深氏可移。河
脈已窮星宿海。梧巢今見鳳皇枝。荒村墓道無寒食。又見焚黃酌酒時。
至商隱先生汝霖復姓何氏。而竟無後人。謂由復姓之故。然其理亦不
可解也。

蔣山傭詩律蒙告云。律詩如岑嘉州嬌歌急管雜清絲。止是不拈。不可
謂之拗。如子美云。去年登高鄴縣北。乃是拗也。拗非律之正體。中唐始
有之。拗須拗到底。古詩尤忌湊韻。有一句湊韻。卽是懈處。通篇格律都
減。律詩中八句。其流動處。轉一句。深一層。乃爲合格。若上深下淺。上
紆下直。便是不稱。上兩句對立。若上比下賦。上賦下比。皆詩格所無。
是知作近體者。亦不可不知六義。詩家于叙事之中。有一句二句用
譬喻或故事。俗謂之襯貼。則古人未嘗不用。但或在叙事前。或在轉折
處。或正意已足。須得引證。若於賦中突出一句。此便是湊句。凡律中
二聯。用字稍有雕刻不妨。首末二聯。須老成渾脫。首聯如春。中聯如夏。
秋末聯如冬。八句中具四時之氣。方爲合格。詩避三巧。巧句。巧意。巧

對三者大家所忌也。律詩中有活對者，有不對者，必其用意處也。意

活則詩亦從之，小有參差，不害。然其上下文必有整齊之句，無通篇活對者。律詩中二聯往往一聯寫情，一聯即景，情聯多活，活則神氣生

動，景聯多板，板則格法端詳，此一定之法，亦自然之文也。律詩下四

字押韻，大率半虛半實，其有四虛四實，四板四活，最難用，惟有大筆力者能之。啞韻能響者，其人必貴，險韻能穩者，其人必安。子曰：知者樂

仁者壽。吾于詩見之。學詩不可但學句法，須以一氣渾成爲上。若逐

句作去者，不足言詩。學詩不可先學律詩。

右見菰中隨筆

陳乾初先生黃棟頭歌：三月風吹黃棟茶，低枝肥白長新芽。蓬松滿野無須買，採取盈筐不厭奢。小曝庭中勿過乾，晶鹽細拌上新罈。少虛饅口毋封裹，一寸翻將浸水盤。浸水盤日一易，兼旬出之美無敵。福州橄欖旨不如，洞水芥茶香未及。千古只有淵明詩，風韻清遙神似之。自注：曰詩中無淵明比，食味中無黃棟比，嚼水黃棟四五莖，以陶詩百篇下之。庶稱元賞。黃棟頭至今吾鄉猶尙之。